

愛的領域

藤田宜永 著 蕭雲青 譯

愛，是有領域範圍的。超過領域的愛，是否有實現的一天？



愛的領域

作 者 藤田宜永
譯 者 蕭雲菁
企劃・編輯 李蕙行
主 編 王紹庭
發行人 王永福
出版者 新雨出版社
地 址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 (02)2978-9528・(02)2978-9529
傳 真 (02)2978-9518
郵撥帳號 11954996 戶名：新雨出版社
電子信箱 a68689@ms22.hinet.net
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 2003 年 10 月初版
定 價 380 元

歡迎讀者郵政劃撥訂購本社圖書

◎訂購五本以上九折優惠

◎團購三十本以上八折優惠

◎本書若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AI NO RYOBUN by FUJITA Yoshinaga

Copyright © 2001 by FUJITA Yoshinag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01.

Chinese soft-cover rights in Taiwan reserved by

NEW RAIN PUBLISHING CO.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FUJITA Yoshinaga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愛的領域

藤田宜永 著 蕭雲青 譯

旅館讓售他人。

高瀨昌平與冰室美保子是夫妻關係。

馬淵佳世的父親太一，曾在山田旅館服務，直到旅館讓售他人為止，當然認識淳藏與昌平。

淳藏後來學做西服裁縫，先在北山師傅那邊當學徒，之後，門戶獨立開了一家西服店，叫Tailor・武藏，手藝頗受好評。

淳藏與昌平分開二十八年後，昌平輾轉打聽到淳藏店址。

「高瀨的突然來訪把原本靜靜流逝的過去劃上了裂痕，在這裂痕裡淳藏所走過來的每個時代的足跡，都像被打上了木樁一般，而接著足跡全部消失，露在裂痕深處裡的只有美保子的身影。」

《愛的領域》就在高瀨突然造訪淳藏，勾起與美保子一段前緣的回憶中揭開序幕。

高瀨年輕時有過不少女人，與美保子結婚之後習性依然不改，以致於寂寞空虛的少婦與淳藏之間發生了不倫關係。美保子身子裡懷的孩子，淳藏還懷疑過或許是自己的孩子。

淳藏依約去看高瀨昌平，當然也見到美保子，不過，這時美保子患了重度肌無力症，不復當年美貌。

美麗的徒勞

——讀《愛的領域》有感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外語學院院長

林水福

《愛的領域》是藤田宜永獲第一二五屆直木獎的得獎作品。

藤田宜永一九五〇年生於福井縣，早稻田大學中退。七三年到巴黎，八〇年回日本。九五年以《鋼鐵的騎士》獲第四八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同年，以《從巴黎來的遺言》獲日本冒險小說協會最優秀短篇獎。之後，以《樹下之思》開拓戀愛小說的新境界。九九年以《求愛》獲第六屆島清戀愛文學獎。

《愛的領域》主要人物只有四人，即宮武淳藏、高瀨昌平、冰室美保子、馬淵佳世。

宮武淳藏家原本經營山田旅館，後來拱手讓給高瀨昌平。高瀨家族由於經濟出現問題，又把

「曾經像蓓蕾似的惹人憐愛的圓潤臉龐如今瘦了一大圈，嘴唇上雖然塗有口紅卻失去了滋潤，嘴唇無力地下垂著。」「妝化得有些濃，宛如帶有裂痕的土牆一樣。」

面對這樣的舊情人，一般男性應該不會有再續前緣的念頭才是，淳藏也不例外。

美保子卻做出親密的舉動，淳藏心裡清楚美保子要的是什麼。心裡雖然不願意，但面對舊情人，又是患重病的女人，不忍過份拂逆。也因此，美保子三番四次想製造機會和淳藏再續前緣。高瀨也察覺到和淳藏偶爾見面的這段期間，妻子的精神振作了許多，對於情場老手的昌平而言，當然了解那是一種處於男女戀愛時特有的精神狀態。

其實，淳藏和美保子年輕時的戀情證據——淳藏寫給美保子的情書——早就被昌平發現，但他並沒有揭發，也就沒有什麼動作。老年還為了妻子主動和淳藏聯絡。

處於愛戀糾葛之中的四個男女，其實只有昌平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在做什麼。

美保子如上述一時沉迷於過往的美好時光回憶，認不清自己的現況，也無法掌握未來。

淳藏明明知道自己對美保子的「感覺」已經消失，卻無法當機立斷，拖泥帶水地讓美保子存有不實際的幻想。

《愛的領域》裡，一條主線是淳藏與美保子的再續「前緣」，另一條主線是淳藏與佳世之間發展出來的愛戀關係。

高瀨曾在馬淵太一困難時幫助過他，也因此認識佳世，甚至於二人發展成男女關係，最後分

手了。美保子雖然知道高瀨與佳世的關係，佯裝不知，還聘請佳世當自己女兒聰美的家庭教師，故意「折磨」二人。

故事裡，淳藏和佳世認識時，佳世三十九歲，處於單身狀態。雖說彼此有意，還是佳世這邊的態度較積極，主動成分居多。

照理說，處於單身狀態的二人，大可敞開胸懷光明正大交往，然而二人心裡各有「顧忌」，以「秘密」方式進行。

作者有意把高瀨昌平的存在，塑造成「亮光」，其餘人物淳藏和佳世都是亮光下的「陰影」。因此，淳藏與佳世之間的關係是影子與影子，而非「光與影」。

有光才有影，失去了亮光，也就不會有影子的存在。淳藏、佳世、美保子都是在高瀨昌平亮光下才存在的影子。

故事的末尾，高瀨昌平說出自己罹患癌症來日無多。結尾部分，作者安排四人出現同一「畫面」：

佳世和昌平長長的身影拖曳在百日紅樹旁。

二人雖然面對著面，但是看得出來二人之間話並不多。

……

佳世一定也很沉重，壽命有限的男人對她來說非常的沉重。

淳藏除了佳世的影子以外什麼也不進去了，那是一個描繪出非常清楚線條的身影，即使是在陽光之下，佳世仍然依靠著影子佇立著。

和佳世之間的戀情又會有什麼的結果？淳藏完全無法看見未來，他唯一能確定的只有，將和她繼續共享影子的部分，一同走下去。

……

淳藏轉向了美保子，但是曝曬在耀眼陽光下的他的眼裡，卻沒有映照出任何物體來，只有黑暗的空間茫然的擴散著而已。

作者「結尾」裡似乎告訴我們一切都是「美麗的徒勞」。淳藏看不見美保子；而與佳世之間，只能共享「影子」，享受不到「亮光」，當然也發不出亮光！

雨激烈地敲打在屋頂上，天空裡響起了朦朧陰沉的聲音；即將昏暗的天空，霎那間被金黃色的光芒給撕裂了開來。原來是春雷。

淳藏瞬間看了一眼閃電，後面人家山茱萸的樹枝越過了圍牆，黃色的花瓣飄落在小小的庭院裡。

淳藏正忙著處理肩膀處的工作。

把從背到肩膀、以及領口到肩膀的皺紋慢慢地除去。淳藏用的是從年輕以來就一直在使用著的相當熟稔的瓦斯熨斗。

在長期使用後只要握住木製把手就能得知溫度的這個工具，自從都市瓦斯的卡路里升高之後，有時溫度會急速增得過高，造成不良的結果。以前火比較細，也因此溫度會慢慢地增高，也因為溫度很穩定的緣故，使用起來非常順手。現在則常常必須停下手來等它降溫不可。

淳藏把水噴在要燙直部分的衣物上，然後把熨斗緊緊地貼在墊布上面。對上衣來說肩膀的稜線比什麼都重要。

玄關處傳來了門被打開又被關起來的聲音。風吹響了整個工作室，木板地傳來了腳步聲，但因為放滿了布料的櫃子擋住了視線，使得淳藏不知道是誰來了。

「請進。」淳藏開了口。

肩膀的整理工作已接近尾聲，實在是不想中斷它，因此淳藏仍把眼睛落在衣物上。

腳步聲瞬間停了下來，對於這個不可思議的空白，淳藏抬起了頭來。

有著明顯裂痕的石灰牆上模模糊糊地映著人影，影子慢慢地動了起來後，從櫃子的一角露出了瘦高男人的臉來。

拿下了掛在鼻子上快要掉下來的老花眼鏡之後，淳藏深深地凝視著高瀨昌平的臉，連打招呼的詞句也說不出來。

被雨給淋得濕漉漉的粗呢上衣看起來雖然不是很差，但可以感覺得到應該已經穿了很久了。不知不覺地會去品定對方所穿的衣物，這是裁縫師的習慣。雖然腦中仍是一片混亂，但淳藏把視線避開了高瀨。

牆上的鏡子裡映出了昌平的身影。

他從年輕時就這麼駝背的嗎？那個時候的他不折不扣地是個絕對不會去穿舊衣服的男人的。淳藏像下定了決心似地把臉轉向昌平，然後像是在呼喊又像是在喃喃自語似地說了一聲：

「高瀨先生。」

「看來你過得還不錯。」昌平很不自然地微笑著。

沒有接續的話語。淳藏把水灑在衣物上，握著熨斗的手不知不覺地用了力。

「可不可以再等我一下？馬上就好了。」

「不用在意我，繼續做你的工作。」昌平用著跟從前一樣的豪爽態度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淳藏回到他的工作上，繼續處理肩膀部分。對於和高瀨的再會並不是不感到高興，事實上整顆心都充滿了懷舊的情緒，但殘存的苦楚回憶卻也同時填滿了喜悅的縫隙，也因此淳藏沒有辦法以像在同學會上與舊友相遇的寬大態度來迎接昌平。

高瀨把腳蹠起來慢慢地翻閱著布料的樣本冊，那個樣子就有如在理髮廳裡為了打發等待的時間而翻閱雜誌的客人一般。正因為他的這種態度非常地自然，反倒讓淳藏感到奇妙。

淳藏默默地繼續工作著。

風雨越加地淒厲，屋頂上傳來了宛如將米粒灑在上面一樣的聲音。

「讓您久等了。」淳藏切掉了瓦斯熨斗的開關。

高瀨把視線自布料樣本移開。

淳藏走近窗邊，散落一地的山茱萸花瓣看起來就像是蝴蝶的殘骸。

關上窗戶、拉下窗簾之後，淳藏轉過身來露出了滿臉的笑容。

「您還真清楚這裡。」

「找了好久哪。」

「許久未連絡真是萬分抱歉。」淳藏收起了笑容深深地鞠躬。

高瀨站了起來走近放有布料的櫃子，然後像在確認一樣地開始撫摸堆疊著的布料。

「你專進上等布料喔。」

「客人們都很有眼光，所以沒辦法隨便。」

「這些全都是買的吗？」

「有一些是別人託賣的。」

雖然淳藏淡淡地回答著，內心卻是一點也不平靜，因為高瀨會特地來拜訪一定是有其他原因的。

淳藏走進了被窗簾隔開來的盥洗室裡，然後把茶葉放到茶壺裡再按下熱水瓶。開水只剩下大約一杯的量，空的熱水瓶不論怎麼按它，也只是發出了排氣的聲音而已。

高瀨站在鏡子前，把從櫃子裡取出來的精紡毛紗放在自己的胸前比對。淳藏把茶放在桌上後，高瀨就把布料放回原位再坐回沙發上。淳藏也坐了下來。高瀨露出懷念的模樣並微笑著，然後把視線投注在淳藏從胸前口袋裡取出來的 High Light 香煙包裝盒上。「跟以前一樣噢。」

「高瀨先生戒煙了嗎？」

「已經五年了哪！」

工作室裡再度沉默了下來。

淳藏看了一眼手錶。「這裡似乎不方便了些，我們到外頭去吧？」

「我沒有什麼時間，我得搭最後一班新幹線回上田^①。自從跟你不太碰面之後，我就離開了東京到鄉下去工作，直到現在。」

記得聽人說過他是為了幫忙父親和哥哥的事業而回去上田的，但是他卻將自己形容成是到鄉下去工作，這一點果然是高瀨的作風。

「是這樣子的啊！那、您這次是特地來看我的嗎？」

「不、剛好有其它的事所以順道過來……。不過！還真的是無從得知哪，原來你開了這樣一家店叫『Tailor②武藏啊！』高瀨用充滿感慨的語調說著，然後把視線拋向玄關處。

入口處的玻璃門上用羅馬字寫著「Tailor武藏」。

淳藏在港區白金這裡經營裁縫店。北里研究所所在的三光坂上來一點有一個被命名為雷神山兒童公園的小小廣場，淳藏的住家兼店面就面向著這個小廣場。雖然掛著小小的招牌，但因為被一般住家給包圍著，因此知道這裡有一家裁縫店的人並不多。

宮武淳藏從以前在當學徒時就一直被叫成「武藏、武藏」的，即使熟客也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姓宮武，也因此當他要自立門戶時，毫不猶豫地就選用了這個一直以來都很熟悉的愛稱，而不是採用本姓。

高瀨的突然來訪把原本靜靜流逝的過去劃上了裂痕，在這裂痕裡淳藏所走過來的每個時代的足跡，都像被打上了木樁一般，而接著足跡全部消失，露在裂痕深處裡的只有美保子的身影。

「不過再怎麼說你還是發達囉，能在這樣的黃金地段裡擁有房子。」

「這是租的呢，跟一個熟客租的。這裡原本是個小小的印刷工廠兼住家，所以當時改裝時也非常簡單。」

「能見到你真好。」高瀨簡短地說了一句。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二十八年前。」

「您記得真清楚。」

「最近老是懷念起以前。」高瀨像在凝視遠處似地把視線投向牆壁的方向。

淳藏記憶裡的高瀨是個體格不錯的男人，但是以眼前的這個男人來說，原本該有的下巴肌肉消失得無影無蹤、脖子上浮現著像手風琴一樣的皺紋、從前充滿自信的高聳肩膀也完全不見了，而他那不禁令人聯想起衣架子的瘦削肩膀更是讓人看了覺得心疼。身高較高的人上了年紀之後，的確有些人是會變得有些駝背，但即使如此，高瀨的改變仍叫人吃驚連連。

「你跟以前一樣一點也沒變。」高瀨眯著眼微笑著。

「是嗎！您看看我這裡的白頭髮。」淳藏把手指頭壓在自己的鬢上，接著又開口：「高瀨先生變苗條了。」

「聽了醫生的話開始控制飲食之後，福祿相就全沒了哪！」

現在的高瀨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很幸福的樣子，這麼說來美保子也是生活在失意當中的吧？

「我雇了偵探來找尋你的下落，還真是費了我一番功夫呢。」

高瀨的表情更加地柔和了，但是淳藏正要開始放鬆的心情卻在一瞬間消失掉了。

「自從北山裁縫店的師傅過世之後你就沒去過北山裁縫店了啊？」

「因為沒有人繼承師傅的事業，所以師傅的家人就把那塊土地給賣了，然後搬到山梨去了。師傅的太太過世之後他們又搬走，所以我也不知道師傅的家人們現在在哪裡了。」

「我還以為你會跟師傅的女兒在一起呢。」

「從來也沒人提過那樣的話，大概是因為北山師傅知道我曾經有一段荒唐歲月吧！」

「看樣子是我帶壞你了。」

「您說的沒錯！」

「你太太好像也過世了哦？」

「您的偵探連這種事都查到了啊。」淳藏苦笑了一下。

「因為我想瞭解你現在的生活情況。你兒子現在幾歲了？」

「二十一歲了。」

「比我兒子大一歲呢。」

「您只有一個小孩嗎？」

「還有一個女兒，明年就要高中畢業了。」

「我也一直想要有個女兒呢！都是男人的家庭就是比較髒亂一點。」

「你兒子不打算繼承你這個事業嗎？」

淳藏短短地笑了一下：「我從來也沒想過要讓我兒子繼承呢！裁縫店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現在市面上的成衣有的也都做得非常不錯了。」

「我請北山師傅所做的西裝現在也都還在呢，雖然體型變了已經都穿不下了。」

淳藏把香煙按熄：「高瀨先生，您找我有什麼事……？」